

吴行的坚守

王澄

我与书法界隔离的时间长了，顾虑行文不着边际，便让吴行就书法的思考、追求以及对当今书坛的看法随便写几句，以作参考。看后很有感触，便成了下笔端绪。

吴行（别署复生）说：“书房画案一侧悬挂着《圣教序》的整纸旧拓，每日里读书临池，常会不自觉地看上一会儿。气息亲近，字里行间如同老友故交，如影随形。”

时间记不清了，应该是吴行获“中国书法兰亭奖”之前，我曾对他说：“书法界多急于求成，结果‘时尚’让他们撞在一块儿。若反其道，逆向传统，尚其古意，探其远深，当可自标孤迥。”吴行还真能沉浸其中，聚焦《圣教序》，数载不易，坚守当下书坛，不为时风所动。这正是吴行的聪悟之处。

“二王”遗墨乃经典，自不待言，《圣教序》乃经典之经典，亦无可非议。然不可唯“二王”是宗，传统书法经典之众难以数计，皆可为师，这要依各人气质、学养及喜好而定。吴行的选择是自然的，合乎自我的。聚焦《圣教序》之前，“二王”一路已有相当规模，弃之可惜乃原因之一。而其气质确有魏晋风流在，和他常在一起的人对此会有感觉，这应该是更主要的原因，不知他过去是否有过“东床坦腹”，却常可见到“拍虱而谈”。这好像是错位的时空碰撞，又好像是交叉的基因作用，因此，面对旧拓《圣教序》，自然如老友故交，气息亲近。不过，最要紧处是真正深入其中，方能有此真切感受。否则，一千多年前东晋的人们都要成为王羲之了。

坚守十几年后，吴行尝到了甜头。当大批的追风族弄得晕头转向、不知所措时，他已赫然立于书坛，面目独立。他觉悟道：“书法创新本来就是自然之变，天之道也……”

当然，坚守的过程有时是枯燥的，吴行有时也会有犹豫，只是犹豫，不是反复。他说：“每每也有腻的时候，不是发现了它的不好，而是发现自己为什么老写，总不能跟人家再近一点儿，再近一点儿……”显然，他的要求太高了，太理想化了。不要说时空错着位，即便王献之，与其父的差异也是显见的。我想，吴行说的是精神和境界上的靠近，而非形貌，如此，他的感受是真切的。因而，他也写点东坡书体或者其他书体，并非要弃王为苏，也并非要更换主打书体，而是添加些佐料，解决腻的问题。加点佐料变味很自然，无须大变，便可出些新意，还宜于自家面目的渐趋鲜明。若改临的虽是行书，而风格迥异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如同本是豫菜，加的辣椒多了会变成川菜。

吴行的其他书体，如楷、篆、隶，无须一赘评。各类艺术相通，何况书法自身诸种书体，大凡一种书体，尤其行楷，到一定高度时，其他书体不写则已，写了就不会差，功力使然，识见使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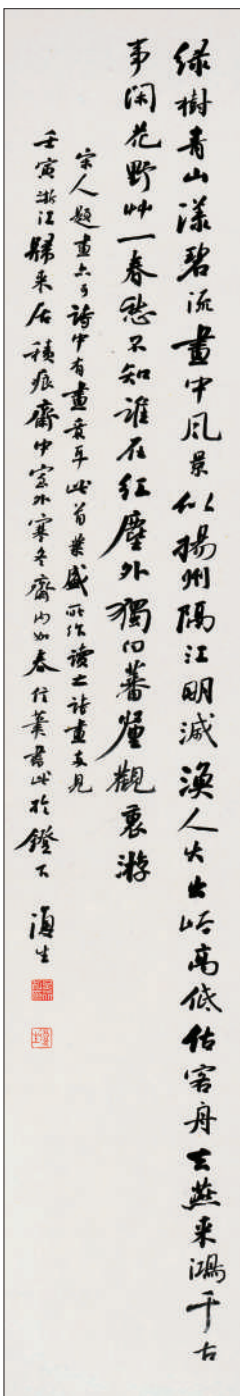
聪悟多半是基因作用，而成就大小、高低与后天的努力程度更为紧密。吴行曾说：“那会儿家里人说我四条腿走路，二楼有写字的书房，我得从一楼爬上去，扶着到桌子跟前，写完字，自己再倒着爬下来，从来没有气绥过……”这是说他那场大病初愈时的状态，令人感动，当今有此毅力者委实不多。

吴行常要出门在外参加各类活动，但只要在家，他就会坚持每天数小时练字。古时，张芝有“池水尽墨”的传说，智永有“退笔成冢”的佳话。写字人都知道纸墨不“糟蹋”够，是写不出好字来的，吴行的付出，使他这几年的字显现着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升华，这是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，也是综合素养不断提升的结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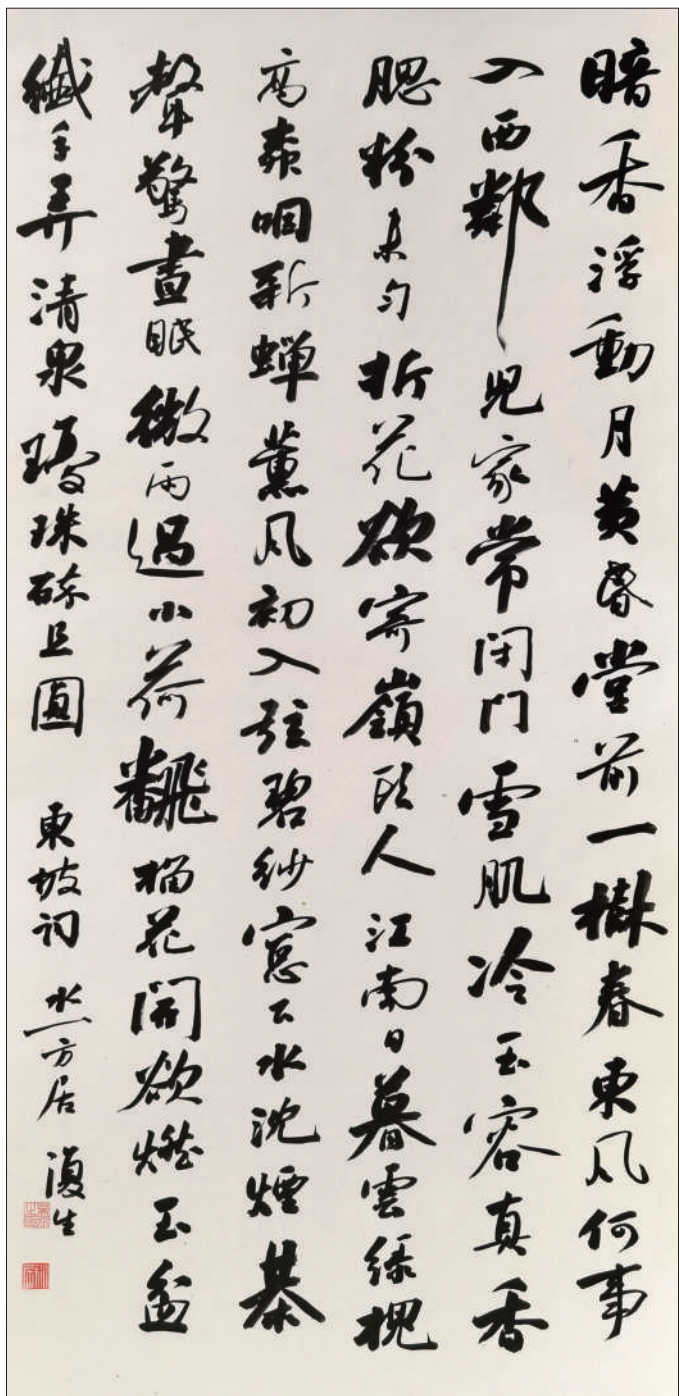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

全国政协委员 吴行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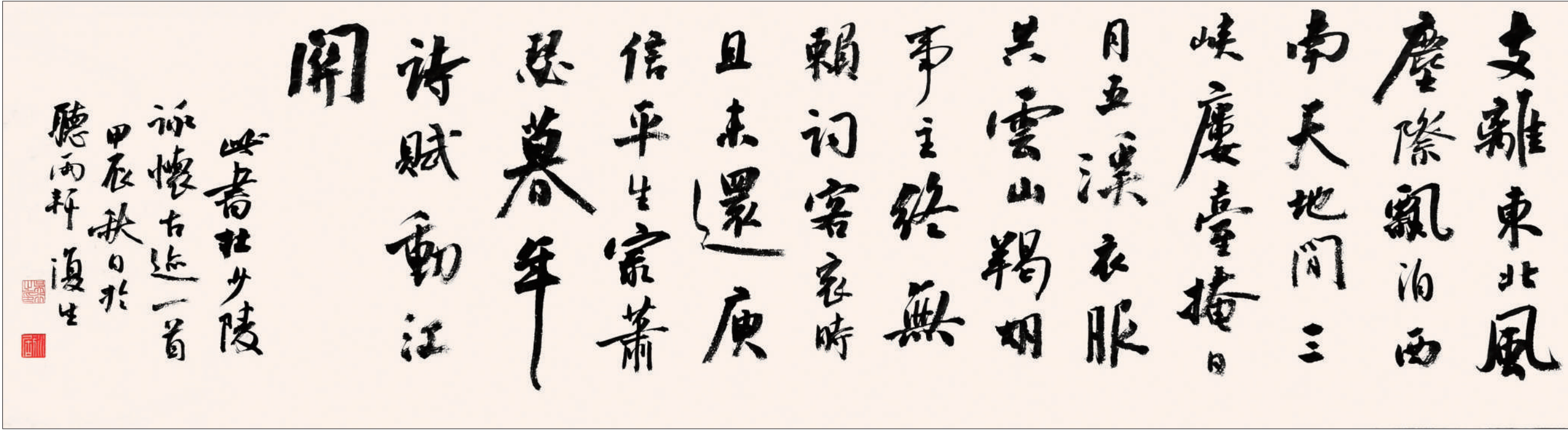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

全国政协委员 吴行 作



书法

全国政协委员 吴行 作



书法

全国政协委员 吴行 作



春在乱花深处 (国画) 常庆利 作



花开时节又逢君 (国画) 常庆利 作

常庆利的花鸟画甜润而不媚俗，优雅而不造作，豪放大气、赏心悦目，予人以欣欣宁静的审美享受和情感的陶冶。花鸟草虫客观物象本身就有喜人的特性，艺术家用笔墨和色彩诉诸画面，极易在展示对象外貌美的同时，疏忽表现其艺术意义上的美。生活中美的物象，需要经过艺术家的用心提炼才能上升到艺术美的境界。关键在于艺术家的观察、体验和领悟客观世界的能力，特别是对本质美的认识和理解，这是常庆利孜孜追求的“观物澄心”的道理。

常庆利师从当代绘画名家宋雨桂，并广泛从古今大师经典作品中吸收营养。他深知学习他人、博采众长的重要；更懂得只有把他人经验融会贯通学到手，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，在作品中吐露真情实感，才是有意义的艺术创造。自学艺以来，常庆利从不放松练技、勤写生、悟艺术之理这几件事。他在笔墨、章法上下过苦功夫，掌握了熟练的技艺能力，在提高文化修养方面做过认真的努力，关注自己作品的艺术品格。常庆利遵循艺术原理，顺着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作画，求真性情的自然流露，以此和观众交流，作品使人感到自然亲切。

宋雨桂说，生长在北方，性格豪放和受北派艺术影响的常庆利，与南派艺术交流密切，善于吸收南派绘画柔和、精致的长处，作品中含有南派艺术的元素。我读常庆利的画也有同感。他用笔用墨富于变化，设色绚丽而柔和，与一般北派画家有别。常庆利的花鸟作品多用南派徐熙所创没骨法，用色彩直接描绘对象，善于用水用色，造成温润、柔和精致的美感，而布局、构图大气，有很强的整体感。他在创作中智慧地借鉴虚谷、吴昌硕的笔法，同时融入自己豪放的个性，尽情发挥大笔触的流畅和墨色的浓淡对比，使画面有韵味、有骨力，南方气息和北方气派两者和谐融合。说常庆利的画兼有南北气象，融力和美于一体，是不过分的。

在绘画创作上已取得不俗成绩的常庆利正值创作盛期，凭借勤奋和进取，相信他的艺术有灿烂的未来。

(此文作于2016年5月)

兼南北气象，融力和美于一体

——常庆利的中国画 邵大箴